

锄禾日当午

李 铭

宝音爷爷78岁那年春天,坚持上山耕种。儿媳高娃劝他,宝音爷爷不听,嘴里还念念有词:“牧人的腰弯得再低,也要看清地上的蚂蚁;老人的腿脚再慢,也要走完自己的路。”

高娃去给宝音爷爷送水,没有发现宝音爷爷的身影。宝音爷爷扛着锄头收工回家时,在熟悉的玉米地里迷了路。

宝音爷爷走到了邻村下马架子,篾匠陈老三发现了宝音爷爷,赶着毛驴车送宝音爷爷回家。结果陈老三赶着毛驴车从蒙古营子村里穿过,还跟蒙古营子人打着招呼,然后毛驴车就直奔牦牛沟大沟里去了。

见前方无路可走,陈老三挠着脑袋问宝音爷爷:“我记得你们家是住在这沟里的啊?”宝音爷爷笑呵呵地回答:“我家住蒙古营子,你走过站了!”

“骏马认得住过的圈,牧人找得到回家的烟。”乐观的宝音爷爷回到家里这样说,“是陈老三的毛驴迷了眼。”

从这以后,儿子巴根和高娃就不敢叫宝音爷爷再上山侍弄庄稼了。陈老三的家人也不敢叫他赶毛驴车了。一个失去了锄头,没有了锄禾的乐趣;一个丢掉了

鞭子,没有了赶毛驴车的自由。

锄禾一直都是宝音爷爷的心结。

宝音爷爷跟孙女乌日娜和阿娜日讲,最早他是不喜欢锄禾的。蒙古族汉子喜欢游牧生活,那时候在敖木伦河岸边定居下来。这里也没有名字,因为蒙古族人多就叫了蒙古营子。再后来气候发生了变化,游牧的生活结束了。村里搬来了满族和汉族的居民,慢慢地很多习俗就融合在了一起,分不清楚了。

雨水不多,庄稼的长势显得惊心动魄。敖木伦河沿岸没有大片的土地,丘陵山地的地垄不长,玉米高粱是常见的农作物。巴根家土地不多,宝音爷爷在老爷岭上起早贪黑搞小开荒。一镐头一镐头地把荒山刨出了生气,把各种灌木的根须刨掉,开垦出来的土地上玉米,每年都不少打粮。这几亩地种玉米高粱这些高秧的庄稼,像黄豆豇豆和黏糜子也是必须有的。宝音爷爷很要强,全村上百亩玉米地,数宝音爷爷家的玉米出苗整齐,这是多么骄傲的事情啊。每年玉米生长的时侯,也是宝音爷爷最自豪的高光时刻。

巴根却不那样想,巴根不喜欢种地,尤其是种玉米。爷俩在种植庄稼上有分歧。宝音爷爷年轻时,不属于跟巴根争辩。宝音爷爷勤劳,什么活计都拿得起放得下,自己紧把手就把活计干完了,不想跟儿子巴根费口舌。何况巴根也不是一无是处,巴根养牛养羊都是一把好手。蒙古营子里这些养殖户,哪个敢说养牛羊的技术超过巴根的。

巴根不喜欢种地的短板,在蒙古营子里一开始没有那样明显。宝音爷爷岁数大了以后,上不动山了,下不动地了。庄稼活就落到了高娃一个人身上。巴根不去做,爷俩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这中间苦的是高娃,巴根和宝音的脾气那是针尖对麦芒,针锋相对,各不相让。高娃要左右劝解,努力做两个人的思想工作。

宝音爷爷喜欢去玉米地里巡视,喜欢坐在地头的山坡上,看着老爷岭上那一片葱郁的庄稼。远处是巍巍的群山,山下是那条蜿蜒流淌的敖木伦河。宝音爷爷若来了兴致,还会带上心爱的马头琴,就坐在山坡上拉一曲蒙古长调。

村里的老关笑话巴根,打趣说:“快去

看看吧,你爹又在地头给玉米拉琴呢。”

乌日娜和阿娜日很好奇,问宝音爷爷总去看着玉米干啥?宝音爷爷乐呵呵地告诉孙女,说要听玉米成长的动静。乌日娜和阿娜日不解,高娃告诉她们:“庄稼不会说话,但叶子会唱歌;土地不会走动,但味道会传情。”

乌日娜和阿娜日听不懂高娃的解释。“额布格(爷爷),歇歇吧!”乌日娜追在后面喊。宝音爷爷摆摆手,蒙古袍的下摆扫过田埂上的苦麻菜,他拉着马头琴哼唱着:“脚下的黑土地啊,不用汗水擦亮,粮食就会从指缝溜走……”

宝音爷爷是蒙古营子为数不多还穿着蒙古袍的男人。他拉着马头琴,在夕阳里端坐,品着青草的气息,听着玉米生长的动静。有时候他还会告诉孙女:“嘘,听见没,玉米在伸懒腰呢。”

巴根也去跟着锄过地,还不小心伤到了一株玉米。高娃试图帮着巴根掩饰,还是被眼尖的宝音爷爷看见了。宝音爷爷蹲下来,抚摸着受伤的玉米,把玉米的伤口抚平。宝音爷爷的手上湿漉漉的,他抬头说:“玉米疼死了!”

晚上,巴根和高娃都没有了睡意。高娃知道丈夫的心思,更懂得宝音爷爷对土地的眷恋和不舍。

高娃就说:“以后阿爸喊你去侍弄庄稼,你就口头答应下来,然后山上和地里的活都由我来干。你一心养你的牛羊就是了。阿爸上了年纪,凡事都顺着他为好。”

巴根一改往日的态度,第二天扛着锄头上山锄地去了。

阿娜日放学回来,学习了一首古诗,大声背给宝音爷爷听: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宝音爷爷虽然能说汉语,但是不认识汉字。汉语的生活用语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像这样凝练的古诗,宝音爷爷还是听得模棱两可。

幸好这个家有高娃。高娃边端上来晚饭,边用蒙古语给宝音爷爷解释了这首古诗。宝音爷爷听得乐呵呵,非要给全家拉上一首马头琴曲:敖木伦河水,长又长,岸边的骏马,拖着缰。美丽的姑娘,诺恩吉雅,出嫁到遥远的地方……

宝音爷爷真是音乐天才啊,歌词中唱

的是老哈河,宝音爷爷愣是给改成了敖木伦河。宝音爷爷还说,那个美丽的姑娘诺恩吉雅就是我们家的高娃。

高娃听阿爸这样的评价,没有喜形于色,却偷偷用衣襟擦拭眼睛。

巴根在地里除草,玉米的苗已经快到膝盖高了。老关骑着摩托车路过,喊巴根:“巴根,别死心眼除草了,你看我们的地,都是打了除草剂的。”说完,老关的摩托车屁股里滚出一长串响屁来,冒着黑烟远去了。

巴根这才明白,别人家庄稼地里锄地的人少,那是人家提前在地里打了除草剂。巴根回家跟高娃说了,高娃睁大了眼睛看着丈夫。

高娃说:“我早就知道除草剂的事,可是我怕阿爸反对。那些药打在地里,光把杂草药死还好,要是药到了庄稼咋办?就是庄稼没药死,那打出的粮食会不会带着农药残留?”巴根当然回答不上来。高娃说:“爹反对过,咱们要好好锄地,不能贪图省事省力气,更不能害了土地。”听高娃这么说,巴根沉默了。

这恼人的杂草好像从蒙古营子的风中听到了动静,或者是被别人家庄稼地里的除草剂味道熏到无处可去。它们一股脑地钻到巴根家的庄稼地里来,尤其是玉米地里,野草发疯一样繁殖起来,怎么锄也锄不尽。

巴根开始唉声叹气,高娃也有点愁眉不展。宝音爷爷托人从镇上大集买回来了两瓶除草剂,他把药瓶摆在门口。巴根和高娃看见了,明白了宝音爷爷的意思。宝音爷爷努努嘴说:“去打药吧。用酒食供养的泥土啊,愿你的疼痛比春雪化得还快……”

看着巴根和高娃的背影,宝音爷爷突然很怯懦地“喂”了一声,他的眼神里写满了商量的神情:“能不能给我留一小块地,没事的话,我可以去——锄禾日当午。”

那时候,敖木伦河岸边一群雪白的绵羊正在撒欢儿吃草,几朵白云从头顶上轻轻飘过。高娃突然想起宝音爷爷说过的一句话来:“天上的云彩再白,也比不上羊群的绒毛;地上的活儿再累,也压不弯农人的腰。”



太子河渔趣儿

杨开来

我的故乡新宾满族自治县平顶山乡,是太子河发源地之一。那沟沟岔岔的水,都是长白山余脉千山岭岭的涵养。在那山水之间,如果你登高远眺,每条溪流都是蜿蜒绵亘在无边绿意里的一条玉带,你看不见来处,也望不到尽头……如果你沿河览胜,那透明澄澈的溪水顺山涧跌宕而下,一路激起散银碎玉,叮咚作响,像是一首古老的歌;一入平川,它又行得缓,镜子一般的水面似流非流,倒映出蓝天白云,绿树红花,像一幅鲜活的画。这时候,画里还会有成群的鱼儿游来游去,一下子就抓走了你的目光,那便是太子河上游特有的物产“小河鱼”了。

小河鱼是辽东人对太子河上游冷水鱼的统称。其中,有在水面上穿梭往来,上下翻腾,依仗游得快而洋洋自得的“柳根儿(细鳞鱼)”;有在色彩斑驳的河底卵石间探头探脑的“花尾鲈(北方须鲈)”;有仗着身上长着黑黄相间斑点,就敢明晃晃贴在河底细沙上掩人耳目的“沙轱辘子(棒花鱼)”;有大头小尾,颜色黑褐,长着对仿佛永远也睁不开的小眼睛,日间潜伏在河底下沙窝草丛里一动不动的“瞎嘎子鱼(鸭绿江鲮)”;还有动不动就显摆一下,奋力跃出水面,落下去跌出个漂亮水花的“小鲫鱼壳子”……太子河上游的溪流深深浅浅,多不没膝。溪流里的小河鱼长可三寸,重不足两,小归小,清冷纯净的溪水却造就了它极其鲜美的肉质,自古以来,就是故乡人一道天赐的口福。然而,半个多世纪前,日子过得紧,大人的心思和力气都用在了山里贫瘠的土地上,下河捉鱼,就成了一出出兴致盎然的话报剧,呈现在娃娃们的童年时光里。时至今日,那太子河里的鱼趣,还常常在我的记忆巾闪回。

震石板,这大概是最原始的捉鱼之法了。两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扛着一柄大人们开山凿石的八磅锤下到河里,受到惊吓的小河鱼纷纷游进石板底下藏身。这时举起大锤照着石板“砰”的一声砸下去,迅速掀开,石板底下的小河鱼就晕乎乎地漂起来,再拿上抄网顺势一抄,手到擒来。这一套动作需要两个人配合默契,手疾眼快。砸不准,没有鱼;抄得慢,晕过去的鱼醒来,一甩尾巴就逃掉了。震石板时也需要全神贯注。捉鱼时不知不觉就顺着河道走出好几里,手上磨出血泡,脚下硌得生疼竟全然不知。待归得家来,将小鱼篓倒了又倒,也不过是斤八两的鱼货,只配炸一碗鱼酱。鱼酱虽少却是格外鲜美,就着鱼酱呼噜呼噜喝上两大碗玉米粥,小肚子就吃得鼓起来了。

水无常形,因地制宜。溪流山,经常会因地势的羁绊阻碍,分岔而行,走着走着,又汇合在一起,每一次分合都是自然的造化,也给捉鱼提供了便利。选一对水浅的河汉,先在其中一条相对平坦开阔的河汉下游垒起一道河卵石坝,石坝过水不过鱼。石坝垒完就在上游分岔处将水流憋往引向另一条河汉。这样,被憋住的河汉就很快干涸了,各种小河鱼被困在干涸的河床上,越是挣扎就越是显眼。这时,弯下腰去只管往鱼篓里捡就是了。村里的孩子们得知有谁憋住了河汉,便会纷纷赶来一起捡鱼,谁捡归谁。憋河汉的小孩并不在意,大家一起玩得开心就好,这是山里人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只是他们要不断重复大人们嘱咐的话:“捡大的,留小的,捡大的,留小的啊……”末了,他们再将垒起的石坝拆掉,憋住的河水放开,恢复原貌,让留下来的小鱼回到河里,继续生长。

娃娃喜欢捉鱼,心灵手巧的家长忙里偷闲为他们编几只“瓮子”。瓮子用河边柔软的细柳条编成,形状像一只带着大喇叭口的椭圆形水瓮,喇叭口边上编有倒刺,底部留有大小均匀的出水孔。有了瓮子,用河卵石顺河道斜着垒起拦鱼不拦水的两道坝,两坝汇合处留一个主出水口,再用小木桩将瓮子固定在出水口上,让水在瓮子里流进流出。这样,到了夜晚,小河鱼活跃起来,好多会顺流而下,结果,大一点的被困在了瓮子里,小的呢,瓮子底部的出水孔就是留给它们的逃生通道。鱼厚的时候,一夜过去,早晨起来瓮子沉甸甸的,二三斤鱼不成问题。一时吃不了,人们会盐渍一下晒成鱼干儿保存起来。下瓮子有些不成文的乡约,比如,春季是下不下的,因为那是鱼儿繁殖的季节。又如,你下了瓮子只管回家睡个好觉,第二天一早起来收鱼就是,极少有人动别人下的瓮子,谁动了,那便是千夫所指。

太子河或因战国时期燕太子丹而得名。河及河里的鱼是那么的久远,人与河相依相伴,河供鱼繁衍生息,又是那么的绵长。祖祖辈辈,在父老乡亲们的心中,地里的庄稼,有收获有种,山上的林木,有栽才有伐,小河鱼亦然,收放有方,取予有度,才是人间正道。作为大自然慷慨的馈赠,河鱼虽小,却依旧是生活里某个节点的支撑:谁家老人或小孩得了风寒,那就捉些小河鱼上来熬一碗鱼汤吧,热腾腾,鲜亮亮的,病人喝下去发一身透汗,立马变得神清气爽;谁的小媳妇产娃,娃娃饿得嗷嗷待哺,妈妈的奶水却迟迟下不来,那就炖一碗软烂得浸着白浆的小河鱼吧,用了多久,轻轻的,亲人们就会听见娃娃在母亲怀里吸吮乳汁时的安详哼唱;谁若是在白雪皑皑,食物匮乏的冬天,拉着雪爬犁进山砍柴,那就带上一包夏天晒好的小河鱼干儿吧,到了晌午体力透支最重的时候,在沟底拢一堆火炭,将鱼干儿和玉米饼烤得焦黄酥脆,鱼香伴着饼香就会在深山密林里弥漫开来,那质朴的味道沁透心脾,直入灵魂……这时,人们围坐在炭火边咯吱咯吱大口地嚼起来,吃饱了,烤热了,再用手轻轻扒拉开厚厚的积雪,取中间最洁净的捧起来塞进口中咽下去,喇的一下子,凉凉的,爽遍全身……

仰望

(组诗)

贞尧仔

烈士墙上

小时候
听说咱家是烈属
问了英名无比仰慕
多少次梦中追逐
略知事故
多方打听英雄路
没有回复

几十年寻路
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仰望烈士墙上你的名字

抚摸你的名字
我久久伏地
泪奔哭泣
默念着你的名字
千里万里
半个多世纪
终于在这里
见到烈士墙上的你

我的先辈啊
你出国作战
亲人相思苦
我的先辈啊
你抗美援朝
想见面无路
我的先辈啊
你生命付出
换来人民幸福

后辈永远记住
忠骨埋千里
英魂藏心里

残历碑前

为什么生我养我的土地
曾经在哭泣
为什么故国百姓被奴役
为什么先锋贤英英雄气
血肉长城堤
一人倒下千万奋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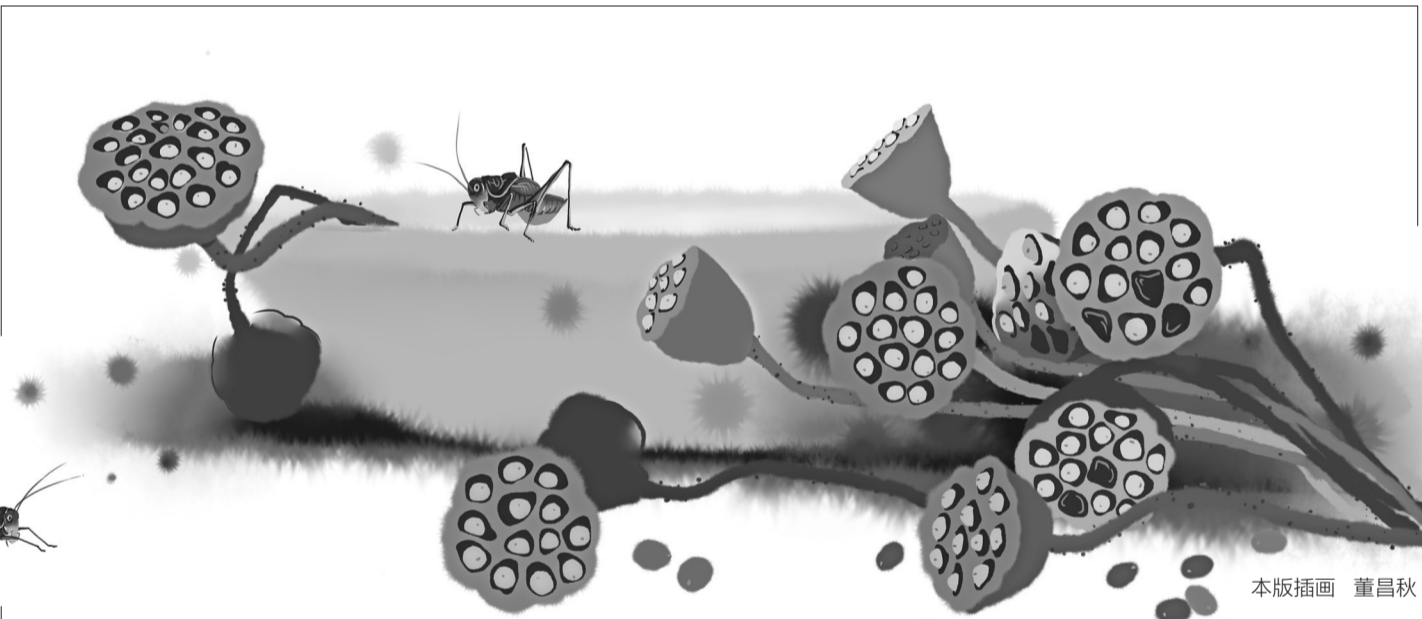
同胞 兄弟
无论在哪里
九一八这时刻不能忘记
同胞 兄弟
无须讲道理
看看历史就会得到启迪

同胞 兄弟
紧紧抱一起齐奋力
试看天下谁能敌
同胞 兄弟
人生多壮丽
与祖国在一起开天辟地
强起强起

抗联印象

锄头铁锹和棍棒
臂振臂山连山
针线锥纺和磨盘
手挽手山连山
拐杖钗簪红缨枪
心同心山连山
行楷隶篆大笔杆
绘就长城江山

黑水白山
连绵叠嶂
大联合大力量
谁能阻挡
各族人民心向党
万里江山世界脊梁



本版插画 董昌秋

蝈蝈唱秋

贾雄伟

在秋天里有两种虫儿叫得最响最欢,一是蚰蚰,一是蝈蝈。关于学名为“蟋蟀”的蚰蚰,已由无数作家文人为其立传,如流沙河的著名诗歌《就是那只蟋蟀》,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昆虫记》里也有对蟋蟀的专章论述,可作家们无意当中却冷落了长得比蚰蚰更为俊秀的蝈蝈。蝈蝈的歌声比蚰蚰更嘹亮,它的身形也比蚰蚰更硕大、更英武,碧绿色的体色总比黑不溜秋的蚰蚰水灵得多呢。

蝈蝈多栖息在室外,尤以生长着茂盛植物的山野、菜园、院落居多。而蚰蚰除了露天宿营以外,也有很多寄居在居室内的犄角旮旯,所以我们见到蚰蚰时候比见到蝈蝈更多,捕捉蚰蚰也比捕捉蝈蝈更容易些。蝈蝈嘴上的牙齿看上去十分尖利,你去抓它,弄不好就会被它咬上一口;蚰蚰则没有什么太厉害的保护自己的武器,除非我们可怜它,否则抓住它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但我还是更喜欢蝈蝈。喜欢它的欢快,喜欢它的灵秀,喜欢它不知疲倦的生命歌吟。盛夏不是蝈蝈叫声最大的季节,也许是阳光太毒,也许是空气太闷,也许是万物还没展现出它们最丰满的力量来。秋天就不同了,玉米长成了棒子,高粱穗子显得越发沉甸甸而酡红,满山的大枣星星一样如火如荼点亮了周遭。兴奋的还有虫族,虫族里数蝈蝈高唱得最早,歌唱得最勤、最清脆,最洪亮。秋天的早晨下露水了,蝈蝈吸吮

完一天的雨露便开始从朝到暮、只要没有干扰便无止无休地进行乐音大奏鸣。它嘴里发出的抑或翅膀振动出的音响是乐音,绝对不是噪声。你听,“啾啾啾,啾啾啾”,它的叫声多么有节奏,多么和谐悦耳!比蚰蚰的叫声婉转,比知了的叫声悠扬……

蝈蝈警惕性很强,当我们走近它哪怕半步,它也会收住羽翅、屏住呼吸、中止欢唱。为了让蝈蝈把演唱会多开一会儿,每当来到一片有蝈蝈的园林时,我会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生怕扰了它的兴,生怕它停止歌唱。

一大早,出去遛弯儿,经常可以看到几个小贩手招几个蝈蝈笼在早市上售卖。小贩往板凳上一坐,不用吆喝,安之若素。因为吮吸晨露的蝈蝈自己就会“啾啾”地叫个不停,是最有效的广告。蝈蝈笼用高粱秸秆及其扒下来的细篾儿扎成,圆柱体。秸秆是“窗框”,细篾儿是窗棂,笼子镂空、开放,没有玻璃,空气清新,流通十分顺畅。小贩给蝈蝈准备了草叶、菜叶等吃食。蝈蝈趴在叶子上,边叫边用前足扒拉,一对触角试探,进食器一点一点啃噬叶片。一边吃,一边叫——背部薄膜似的翅膀振动发声,惊醒梦中人,给闲庭信步的人们伴奏。

《诗经·周南·螽斯》写道:螽斯羽,洗洗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

子孙,蛰蛰兮。蝈蝈,古称“聒聒”,属昆虫纲里的螽斯科。正像《诗经》里描述的那样,蝈蝈繁殖量大,叫声响亮,纷杂,寄托了人们生生不息、祈求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蝈蝈的生存周期只有100多天,但能多次繁殖,繁殖代数,它们以量取胜,在地球上绵延几亿年不绝。

童年时看过同伴捉蝈蝈、扎过蝈蝈笼、用菜叶喂笼中蝈蝈的情景。他告诉我蝈蝈家族并非所有的种群都能发声、歌唱,长着向上撅着的、挺大尾巴的雄蝈蝈就是个不能吐出一声儿来的哑巴。是的,大尾巴蝈蝈看起来是很丑陋的,不在于它尾大不掉,而是因为它哑口无声。一个生命没有声音便没有了精气神。当时我羡慕同伴的勇敢和机巧,我因为胆小和懦弱,直到现在还没有捉到过一只蝈蝈专门为我唱歌。我没问过那个伙伴成年后是否在深秋时节踏着白露去为儿子捏上一只蝈蝈,我知道的是现在许多孩子放假后已不再上山捉虫戏鸟,而是写书本上连篇累牍的数字和字母……蝈蝈,不光文人墨客们冷落了你,连过去最亲近你的农家子弟现在也要疏远你,忘记你了。

还好,蝈蝈,今夜有人为你弹琴,为你唱和。你唱生命之奇,我和自然之美;你唱天籁之音,我著文字之美。“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秋”。蝈蝈,莫非你也有“推敲”的际遇?莫非你是天下文人的前世托生……